

影印明新安吳勉學校刊本

莊子內篇

東京文求堂印行



MG  
B223. 22  
10

堯夫先生曰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予讀其書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其言大都有所本本者生人之命脉通於此而後語言千變萬化而不窮也讀者不達其本而徒以其辭卽莊子自道之矣埴井之鼃謂東海之鰲是也

皖人顏素識

莊子遺書



3 2285 3268 9

五ノ一長三

五ノ一長三									

莊子南華真經目錄

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二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三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南華真經目錄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

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  
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  
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  
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  
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  
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

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竄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  
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  
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喟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  
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  
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  
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覓交其覺也形  
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窘者密者小恐惴  
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  
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  
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齠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  
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  
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馯音亦有辯乎  
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憍怪道通爲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  
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  
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  
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  
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

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

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  
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  
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  
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  
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

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  
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  
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  
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  
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忮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後獮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  
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  
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  
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  
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  
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  
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  
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

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  
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濔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  
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  
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  
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  
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  
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  
邪吾待蛇蚶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  
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  
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  
微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  
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  
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  
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  
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  
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  
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



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而末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  
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  
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  
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  
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  
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  
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  
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  
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  
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  
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  
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



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熟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  
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  
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  
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  
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竒巧以禮飲酒者始

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音樂凡事亦然始乎  
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  
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  
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

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  
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  
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  
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  
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  
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  
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

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  
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  
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  
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畜畜僕緣而  
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

所亾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  
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  
戶則液滿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

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粗梨橘柚果  
蓀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  
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  
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  
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詎厲也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  
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  
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䟽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繻足以餬口鼓箎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成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  
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

卷一  
一  
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

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

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  
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  
物爲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  
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

先出則我止其明曰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  
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  
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  
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  
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  
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  
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  
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  
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  
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  
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  
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  
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  
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  
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亾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踰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翼資別者之屢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  
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  
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  
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  
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  
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  
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亾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廩說齊桓公桓公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恥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  
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  
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  
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  
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  
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  
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念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  
頰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亾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  
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亾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  
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  
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

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  
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  
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  
大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  
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  
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  
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  
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  
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  
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

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  
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  
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  
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  
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  
蹠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亾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  
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



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

爲鏌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寤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  
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  
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田魚  
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  
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  
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

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  
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  
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爲軼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亾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  
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壑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

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  
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  
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  
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  
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弔靡因以爲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  
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  
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

卷一

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8C

23.52